

大學叢書

近代意大利史

馬克勒蘭著
朱基俊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12742

25.4724
441

大 學 叢 書
近 代 意 大 利 史

馬 克 勒 蘭 著
朱 基 俊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009133

◆ D 四一三五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九月初版

徐

(93202精)

大學叢書
(教本)

近代意大利史一冊

Modern Italy

上海實價新法幣拾伍元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原著者

G. B. McClellan

譯述者

朱基俊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王煊蕓)

大

大學叢書委員會

委員

李書田君	李書華君	李建勛君	李四光君	朱家驊君	朱經農君	任鴻雋君	王雲五君	王世杰君	丁燮林君
秉志君	周昌壽君	周仁君	吳經熊君	吳澤霖君	辛樹幟君	何炳松君	余青松君	李權時君	李聖五君
徐誦明君	孫貴定君	馬寅初君	馬君武君	翁文灝君	翁之龍君	姜立夫君	胡庶華君	胡適君	竺可楨君
馮友蘭君	程演生君	程天放君	梅貽琦君	張伯苓君	曹惠羣君	陳裕光君	陶孟和君	郭任遠君	唐鉞君
蔣夢麟君	蔡元培君	黎照寰君	劉湛恩君	劉秉麟君	鄭振鐸君	鄭貞文君	鄒魯君	傅運森君	傅斯年君
				顧頡剛君	羅家倫君	顏福慶君	顏任光君	歐元懷君	

書 叢 學 大

史利大意代近

譯者贅言

在現在的世界舞台上，意大利也已經成爲舉足重輕的角色了。對於她的歷史的研究，當然也是當務之急了。此書之譯就是適應着這一個要求的。本書的記敘自維也納會議的閉幕開始以迄於今日墨沙里尼之秉政及其設施爲止。史筆所及真已達翔實周密之能事，雖然著者因在觀點上忽視了產業的發展所及於歷史發展上的影響之重要性而未曾以社會的生產形態的演進展示於我們的眼前——這是譯者所不能同意的一點。不過我們研究歷史畢竟應以事實爲依據，如果我們能把事實自身的發展，原原本本的敘述出來，則歷史發展的線索和動向自然也會表示出來的。科學之價值也不過是由客觀事實的研究，從而去發現出牠的法則來，（因爲事實本身即是最好的批評）所以主觀的見解在歷史敘述上是用不到的，這一點著者卻給了我們以很好的榜樣。

譯者誌 一九三五年十月

目次

第一章	維也納會議以後	一
第二章	瑪志尼喬培爾底與庇護第九	一一
第三章	一八四八年	二七
第四章	諾瓦拉之役	四一
第五章	專制政治的勝利	五二
第六章	喀富爾	六四
第七章	索非里諾之役及其後	八一
第八章	利加梭里	九七
第九章	一八六六年	一一一
第十章	一八七〇年	一二二

第十一章	右派的執政·····	一三六
第十二章	對普累提·····	一四五
第十三章	克立斯皮·····	一五八
第十四章	佐利提·····	一七五
第十五章	世界大戰的到來·····	一八八
第十六章	世界大戰時期·····	二〇三
第十七章	大戰以後·····	二一七
第十八章	法西斯黨的革命·····	二二七
第十九章	墨沙里尼·····	二三七
第二十章	正在工作中的法西斯主義·····	二四九
第二十一章	和發提康教庭的和解·····	二六二
第二十二章	未的來瞻望·····	二七三
附大事年表		

近代意大利史

第一章 維也納會議以後

當維也納會議於一八一五年六月九日閉會時，各同盟國方相慶幸：在精幹有手腕的梅特涅領導之下，他們已經把時間退回了四分之一世紀，並且使全世界的專制政治永遠鞏固。梅特涅和他的同盟者，完全不顧各國人民的意向，把歐洲大陸的地圖重行描繪。甚至竟視好些國家的人民與他們的疆土城池爲四戰勝國——奧、英、俄、普——的財產而任意互相交易。

於拿破崙帝國的各部份，法國所得的最爲優厚，而意大利則最薄。在會議中，法國的代表是塔力監（Talleyrand）。他藉特殊的才能，玩弄列強，使他們互相傾軋，從而爲法國保持幾與革命前同等的疆域。即使在「百日戰爭」以後，除與戰勝國媾和而償付七萬萬法郎的賠款及戰勝者佔領法境五年內的軍費由法國負擔外，法國大體上也仍能保持她疆土的完整。

在另一方面，意大利的遭遇則是壞到極點。僅爲交易把戲的便利起見，北意大利王國被分裂成許多小城邦，一如法軍未侵入前的狀態。維克多·愛麥虞限（Victor Emmanuel）被恢復到撒地尼亞的王位上，又因爲酬報

他的一貫的反動主義和對於神聖同盟的贊助計，竟絲毫不顧熱那亞人民的猛烈的抗議——要求按着正義，恢復法國所蹂躪的獨立——而取得了熱那亞共和國 (Republic of Genoa)。此外，他又得到了與其說是皮德蒙特人 (Piedmontese) 的，則毋寧說是法國的尼斯 (Nice) 和用法語而傾向法國的薩伏衣 (Savoy)。倫巴底 (Lombardy) 與威尼西亞 (Venetia) 連同特稜提諾 (Trentino) 和達爾馬提亞 (Dalmatia) 都給予了奧地利，作為她放棄攫取比利時的交換。哈布斯堡·洛林王室的斐迪南三世 (Ferdinand III) 被恢復為多斯加尼 (Tuscany) 的大公爵。而被法國奪去了摩德拿公國 (Duchy of Modena) 的赫克里斯三世的兒子法蘭西斯四世，則接受了他父親的遺產伊斯坦西封地 (Stati Estensi)。盧加小公國 (The little duchy of Lucca) 則給予了前伊特魯立亞 (Etruria) 女王和西班牙王波旁·查理四世的女兒瑪麗亞·路易薩·帕馬公國 (The duchy of Parma)，連同皮阿辰紮 (Piacenza) 和哥斯太拉 (Guastalla) 則分給了拿破崙的寡后瑪麗·路易，附帶了一個條件，就是在她死後，王位不得由她的兒子羅馬幼王承繼，而應歸併給前伊特魯立亞女王，女王死後，就傳給他的兒子，同時盧加小公國則讓與多斯加尼大公爵。教王也重獲了教會勢力下的幾個城邦，而波旁王朝的斐迪南——他由英國之助，已得西西來王位——則收領了繆拉 (Murat) 的那不勒斯王國 (Kingdom of Naples) 而號為西西來王斐迪南一世。被拿破崙的鐵蹄所放過了的多山的，寡頭政治統治下的小共和國聖馬力諾 (San Marino) 則亦為維也納會議所忽視，合安多拉 (Andorra) 而為歐洲中世紀延至今日，碩果僅存的兩個王國。由梅特涅的觀點看來，他總可以滿足於維也納會議的結果的了，因

爲意大利已經真正的變成了「一個單純的地理上的名稱」。

意大利大半島現在是已經被分割爲許多親王治理的城邦了。他們的反動主義與專制政治是梅特涅深可信賴的。奧地利已成爲偉大的霸者，因爲她不僅已直接領有倫巴底和威尼西亞，而且除了魯加公國和屬於教王的各城邦以外，所有意大利的國家，都已經被一條縝密的紐帶把他們和奧地利連結在一起：多斯加尼大公爵斐迪南三世是奧皇的兄弟；摩德拿公爵法蘭西斯四世是他的第一個堂兄弟；帕馬女公爵是他的女兒；那不勒斯的斐迪南之妻瑪麗亞·迦羅林娜又是他的姑母；而皮德蒙特的維克多·愛麥虞限之妻則爲他的堂姊妹。

在羅馬，奧地利的勢力是駕乎任何國家之上的。因爲除了她是「教庭的寵女」之外，她在教皇選舉中所有的否認權——他所永不躊躇使用的否認權——使得所有登上聖彼得寶座上去的教皇，沒有一個敢於仇重奧地利的利益。魯加公國的瑪麗亞·路易薩，靠着奧地利而實行維也納條約的條款，即在另一麗瑪·路易死後，她或她的兒子得襲取帕馬公國。不消說得，奧地利在魯加的勢力是至高無上的。在全意大利的國家中，奧地利的支配力所不及的，祇有一個皮德蒙特公國。因爲維克多·愛麥虞限在一方面固然是一個著名的，對奧地利懷着深恨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卻是一個熱切的反動者，所以梅特涅也毫不畏懼他來麻煩。此外，他的王后又是一個奧地利的公主。

梅特涅雖是一個精幹有力的人，但他卻不能認識把早已過去了的時代重拉回來之可能性。他完全不能瞭解：法國大革命已經毀滅整個舊世界而引進了一個新的。牠已經把近代的國家精神，作爲牠最重要的財產而傳

給人類了。梅特涅在他私人的利益上所費的努力，結果卻祇是蔑視了全歐各國的民族精神。他先點燃了火種，然後煽起了滔天的大火。而這大火正是他所撲滅的。

近代的國家精神，爲拿破崙的暴戾所喚起；同樣，牠也是由梅特涅的壓制而被揭示，被確立的。由此，歐洲大陸遂完全改變了面目。造成了日耳曼帝國，近代的意大利，和近代的希臘。幾乎把土耳其逐出於歐洲之外；創造巴爾幹諸國，捷克斯拉夫，和南斯拉夫。這個革命與拿破崙戰爭的直接成果——國家精神，在牠的近代面，則是一個漸變進化的成果。這個漸變進化是從人類有始以來，即在進行而至今尚未終了；開端於家族而終至合成許多的民族國家。這是進化與發展的過程。——牠在進展的時候，逐步影響着人類的經濟生活。

前史時代的家族，集居在小村落裏，由於人口的增殖，漸漸發展而成爲市鎮，再由市鎮變爲城市。及後，城邦遂成爲舉世所知的唯一的政治組織，而城市經濟則爲行政的唯一計劃了。此種城市，更由併吞隣土，或爲隣近有力的封建主所併吞而日益發展，終至成爲國家。初時，她們的領土還都很小，但是不久，由於婚嫁、封土的承繼、或武力的征服而版圖頓形擴大。

最後，舊式的城市經濟完全崩潰。——牠已完成了牠的使命，而且多少已經滿足了牠那時代的並不過苛的需要。接着，世人之野心亦日大，觀點更形發展，人口亦大增。於是需要新式的經濟管理來推進人類的發展，而國家遂亦隨之而形成。

自十五世紀末迄於法國大革命，歐洲各國都忙於文化事業的推進；和早先的城邦一樣，尋求自足之道。但是

經濟與政治組織的新單位，已經比過去的更爲龐大而駁雜。每一國家中包着種類異殊的許多人民——有城市居民、鄉人、工業製造、商人和農民。因此必須造成一個大的政綱，以使產業的發展，比以前更爲急劇猛烈。牠們都由一個親王（有時是一個獨裁者）統治着，他把一切權力集中於他自己的手裏。而使各階級的人民都矢忠於他。他對於他們，有時簡直是一個所有主。而在任何時候，他也是他們的「偉大而至善的朋友」。他們隨着他出去戰爭；在昇平的時候，則鞠躬如也的尊崇他。他們無所謂對土地、種族和國家的忠信；而矢忠於君主則就是他們的一切。

固然，有幾個英明的統治者，努力於使本國富強自足，而爲外邦所尊視。但是也有好些愚昧的君主，竟視國家爲他們私產，而昏瞶地任意地治理着國事。此種情形祇能使他們入於破滅的結局。然而，他們卻老是繼續着舊有的自私政策，以其他國家作爲犧牲而努力去獲得財產和權力。

隨着時間的進行，這些國家中有好些已經長大得幾乎足以包含近代意義之國家中的所有人民。更有好些，則形成近代國家的先決條件已在生長，而且即實現。

英吉利，比其他國家更急劇地趨近於近代國家的完成條件，雖然她在發展中還缺少着所以成爲今日不列顛民族的某種因素。

遠在法國大革命之前，近代國家之形成條件早已成熟到祇待魔杖之一觸。國家這巨人正睡着，祇待醒來活躍。世界已經發展得太大，而人口的繁殖也已經不能滿足於舊式國家的粗糙而鬆散的組織。因爲使舊式國家中

的人民團結起來的東西，除了對於共同君主之共同服役之外，就沒有其他的東西了。不論貴族是如何偉大而農民是如何卑微，貴族與農民都同樣祇是君主的創造物。他們比起衆民所依向的君主來，對於政治的興味簡直可以說很薄。愛國主義在一八七九年之前已經存在。牠與後來的一樣純潔，一樣高貴和一樣無私；但是十八世紀愛國主義者的理想卻與十九世紀的極有不同。革命前，愛國主義者所奉侍的不是他的國家，而是他的君主。君主的神聖權利之教義非常普遍的爲他們所接受，因此治權神授的君主遂被視爲忠節和侍奉的終極對象，君主的身就是國家。所以法國大革命時，亡命的王黨竟確信他們之與共和軍戰爭就是爲法國而戰，因爲他們戰爭的目的是恢復王室。

我們知道，法國大革命是近代世界誕生的標誌。牠標記出我們現在所生活着的世界的端始。巨莫里埃（Dumouriez）與凱爾曼（Kellerman）所統率，而戰敗華爾米（Valmy）的襁褓的軍隊，是近代國家精神的濫觴。法國人突然覺醒過來，並且醒悟到：法國不應爲君主的附屬品，不應爲波旁王朝的私產；而應是全法蘭西人的財產與所有，也就是全體人民爲之而戰爭、死亡和生活的對象。他們相信，把他們自己的主義和理想遍佈於歐洲，是他們的使命；正如拿破崙之相信統治世界是他的使命一樣。同時歐洲的其他各國也覺察到：若是他們要不受法國的羈絆，那末他們必須起來爲自身而戰。並且各自成爲一個單位，投入於已經引起了的國家主義的大火中去混戰。——那是由法國之世界野心的火星所延燒起來的大火。

革命的信條——人民有自治之權——已經把君主的神聖權利永遠的廢棄了。當國家已不復被視爲君主

的私產的時候，王位也就變爲人民的創造物了。而人民自治已被公認時，則國家精神必亦更爲肯定。有共同利益，共同希望和共同理想的人民大衆當然希望與他們相異的人們分離開來；而有一致利益的人們則努力互相團結。

這個民族運動，一俟歐洲由拿破崙暴力下解放出來之後，即行開始。反動的親王和臣僚們，好幾年中都不能認識這個新興的勢力，但牠卻永遠是重要而有力的存在着，並且發展着的。

在歐洲，對於國家主義的要求是沒有一個國家比意大利更強的了。她從拉丁本幹上傳遞下來，信奉同樣的宗教，有着同樣的文字語言，定居在背負阿爾卑斯山，長伸於地中海的一個半島上，使她的人民命定的成爲一個偉大國家的創造者。

羅馬帝國傾覆後，幾世紀來，野蠻人的出現已經使他們大大地憤慨。各地方間的嫉忌和敵愾，農民的愚昧，以及有教養的上層階級的惰性等等，使得外來民族更容易的侵入進來而統治了他們。

意大利正需要着一些國家主義的新精神的刺激。而法國大革命恰恰把她從昏睡中警醒過來，使她去啓發原動機的主輪，使她在爲民族圖存的鬭爭中去團結她的人民。

這真是一件奇事：除了一個人之外，在所有過去的意大利偉人中，竟從沒有人夢想過去創造一個統一的意大利。不論但丁（Dante）或是彼屈拉克（Petrarch）的天才與想像，也連意大利統一的可能性都沒有暗示過。祇有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是一個先驅者。他主張聯合意大利各邦而成爲一個大帝國。並且他相信他

的英雄和理想的王子波耳查 (Cesare Borgia) 有這個能力使他實現。縱然波耳查之能否實現這個理想尙成問題，但他的能力確是偉大的，然而統一意大利的思想，對於那個時代也確實是過於生疏，以致幾乎使他不能實現。

意大利統一之入於實際政治的領域，是遠遠在十九世紀開始之前。威尼西亞共和國傾覆後，民主勢力正與波那帕脫 (Bonaparte) 王室從死亡中掙扎的時候，兩個偉大的愛國者、政治家、文壇巨擘獨洛 (Vincenzo Dandolo) 和托馬叔·加里諾 (Tommaso Gallino)，堅決的努力於聯合意大利各邦以造成一個偉大的意大利共和國。但是頑固的地域思想與波那帕脫王室所造成的許多共和國中的政治家的野心和嫉忌，使得他們不能得到一些極小的成功。統一意大利的思想也無法訴諸拿破崙。因為他殊不願有一個統一的意大利為他的鄰居。他的目的正是想把這半島分成三個在他統轄之下的小國，而不願看見牠成爲一個由共同的國家思想所團結成的國家。(註一)

這是確實的，拿破崙在後來曾經改變過心計。但是觀於他所以變計的那時的情勢，則他之變計的誠摯也是頗成問題的。

在厄爾巴 (Elba) 的時候，他從他昔日的十四個臣僚和擁戴者那裏收到過一個請柬，請他到吐林 (Turin) 一個波里格里諾·羅西 (Pellegrino Rossi) 所領導的會議中去商議；把意大利的政權交還，附帶了一個默契，就是意大利必須容忍侵入的戰爭者。他們的這個行動完全是出於他們一己之權衡的。所以假如這個下臺的

皇帝竟重視他們的邀請，則真是可疑了。但這畢竟給了他一個傾向意大利人民的機會；並且使他對於他在對法國的計劃失敗時所得的意大利人的有利的幫助，作了一個酬報。

雖然這個請柬是一八一四年五月十九日送出的，但是拿破崙卻直到十月裏纔寫了一封回信去。那封信的體裁是最好的拿破崙式的宣言；顯然的，是想引燒起意大利人心中的火來。他說：「余欲使意大利人成爲一統一之國家。余欲使現今所缺乏之風俗，習慣的統一，深印於彼等之腦中。此事將爲余畢生所作冒險事業中之最難者——二十年中，意大利將有三千萬人口，從而可成爲世上最強之國。——吾等將由勝仗中獲得一切，但余須有一勁勇之軍隊。余將書余鋼盔上之座右銘於吾等之軍旗曰：『觸之者死，』是則無敢犯矣。」

覆函送出後四月，拿破崙即離厄爾巴而登陸，投身於「百日戰爭」。所有關於潑里格里諾·羅西請柬之思想盡行遺忘。此事將於歷史上多留一個「否則，將如何」的猜度。就是拿破崙於最後作孤注一擲以卜命運的時候，假如不拿法國而拿意大利作爲注子，那末誰能說他一定不會得到勝利呢。那是很有趣味的，回想到他那時代的最偉大的人，把統一的意大利也僅僅視爲一個政治上的可能。

正如一個取了恩人的書中的一頁而去告發他的人一樣，狡黠的忘恩負義者繆拉在發覺自己的地位不穩的時候，在意大利人民中喚醒起團結的欲望，來作爲拯救他王位的最後的努力。但在他自己的王國之外，他是不爲人所信任，不爲人所愛戴的。甚至還欲得之而甘心哩。

潑獨洛和加里諾的文才雄辯，繆拉的絕望的熱心，和拿破崙的學究式的趣味還都不足以使意大利的國家